

FRONTIERSMAN

OWEN LATTIMORE AND
CHINA STUDIES

边疆的背影

袁剑 / 著



拉铁摩尔与中国学术

欧文通过他的想象力，结合实地观察，建立了一座历史理论的城堡。

—— 费正清 (John K. Fairbank)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边疆的背影



拉铁摩尔与中国学术

FRONTIERSMAN

OWEN LATTIMORE AND
CHINA STUDIES

袁剑 /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边疆的背影：拉铁摩尔与中国学术/袁剑著.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3

ISBN 978-7-5097-8515-7

I. ①边… II. ①袁… III. ①拉铁摩尔, O.
(1900~1989) — 人物研究 IV. ①K837.125.8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40727号

边疆的背影：拉铁摩尔与中国学术

著 者 / 袁 剑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郑庆寰

责任编辑 / 郑庆寰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皮书出版分社(010)59367127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010)59367081 59367018

印 装 / 北京季峰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16.75 字 数：206千字

版 次 / 2016年3月第1版 2016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097-8515-7

定 价 / 59.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读者服务中心(010-59367028)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推荐序

作为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统一多民族国家，中国以其辽阔的疆土、灿烂的文化在世界文明史上书写了浓墨重彩的篇章。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各民族、各区域之间彼此交融互动，共同描绘了中华大地的壮美画卷。在这当中，以平原、丘陵等为主要地貌特征的农耕地带与以草原、森林、荒漠、高原等为主要地貌特征的游牧地带作为两种具有各自鲜明生态和文化特征的主要地域类型，两者之间的互动在中国历史发展演进历程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并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当代中国文明所具有的独特多样性和包容性。从更一般的意义上说，作为共同构成了整体中国的边疆与中原地区，彼此之间虽然在自然条件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但始终无法割裂它们在文化与政治上的血肉联系。要更为全面地认识中国和中国社会，我们就有必要充分认识到中国内部所存在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充分意识到中国内部各地域尤其是边疆地区在形成中国这一文明共同体中的重要性，这需要我们摆脱长期以来似乎已成为习惯的单一农耕社会的视野，以更为全面和多角度的态度去认识和了解中国的边疆地区与边疆社会。唯有如此，我们对于自己祖国的认知才能更加全面、丰富，对于自己的认识也才能更加客观、公正。

中国的边疆研究具有悠久的传统与深厚的积淀。在古代，中国的官方正史和民间记述中就有许多关于边疆地区的记载，并涌现了一大批学有专长的边疆研究者。近代以来，随着西方殖民势力的侵入，一代中国学人以西北史地研究为号召，先天下之忧而忧，形成了近代以来第一波边疆研究热潮，其中的代表人物有徐

松、张穆、何秋涛等，通过这些学者的努力，使当时的民众对中国边疆尤其是西北地区的局势有了更多的认识。20 世纪三四十年代，由于日寇入侵，国家处于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中国学者又一次挺身而出，掀起了研究边疆、开发边疆的新高潮，中国地学会、禹贡学会等专业研究机构相继成立，并通过编辑刊物、进行田野调查记述边情、推广教育培养边疆地区人才等方式，唤起政府和民众对于中国边疆的新认识，对中国认同的进一步形成起到了关键性作用。改革开放以来，伴随西部大开发等相关战略的推进，边疆地区的开发开放步伐日益加快，当地社会发展也突飞猛进，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的边疆研究更是呈现蓬勃发展之势。而随着当代尤其是苏联解体之后国际地缘政治格局的大调整以及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边疆研究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

从古至今，尤其是近代以来，中国学者和学界在边疆研究中做出了不懈的努力，积累起一大批重要研究成果，所有这些，正是我们的学术能够得以立足和发展的基础，承认这一点，我们的研究就不会失去主体性的根基。同样，我们也必须注意到，由于近代以来中西学术之间的交流，尤其是近代西方学术研究传统和学科的系统性传入，有很多外国学者在中国进行研究工作，尽管其中有些人确实抱有不良的目的甚至企图，但必须承认，有相当多的外国学者还是出于学术兴趣，在进行着认真严谨的学术研究活动，他们的诸多研究成果后来也经受住了历史的检验，成为相关学术研究领域的经典作品。因此，在客观认识外国学者相关研究的过程中，我们也不应忽视外国学者在相关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杰出成就，认识这一点，我们的研究才能时刻感知世界的脉搏，而不至于闭门造车。当今的时代，中国离不开世界，世界也离不开中国。国外学者对中国问题的研究，无法脱离中国历史和现实的具体语境而存在；而在另一方面，只有我们对国外学者的相关研究有全面充分的认识，我们才能更清晰地梳理和认识国外相关研究的意义及其不足。在如今这个国

际学术交流日益紧密频繁的时代，对包括边疆问题在内的中国问题的关注都无法回避来自各个角度的观察、回应甚至质疑，我们只有以更为平和的、学理性的态度去认真面对来自不同视角的质疑甚至挑战，对于中国问题话语权的把握才能更有自信，中国自身主体性的确立也才能更为有力。因此，重新发现和全面认识国外学者在中国问题研究方面的贡献与价值，就成为我们提高对外认知程度进而形成中国话语和中国学派的题中应有之义。

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1900—1989）是世界著名的汉学家、蒙古学家和国际关系研究者，他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自幼随父母来到中国，度过了他的童年和青年时代，经历了投考大学失败的挫折，在不得不从事商贸以谋生计的时候，激起了对中国边疆研究的浓厚兴趣，经过数十年积累，最终成为西方对华边疆研究领域中的开创性学者之一，也成为我们如今研究现代中国边疆问题和边疆史所无法绕过的一个重要学术人物。他的学术作品早在 20 世纪上半叶就被中国学界引介并认可，当时还出现了很多关于他及其理论的研究文章；此外，在抗战全面爆发前夕，他还和一批美国进步记者前往延安访问，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的接见，而在 20 世纪 40 年代的抗日战争关键时期，他受美国罗斯福总统委派赴重庆出任蒋介石政府政治顾问以及《中国的边疆》（即《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一书在华的译介出版，更是在中国学术界掀起了一个拉铁摩尔研究的高潮。但随着后来政治局势的变化，拉铁摩尔在中国知识界逐渐被人遗忘。在改革开放之后，由于国内学界与国际学术界交往日益深入，拉铁摩尔的代表作《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也被重新完整译介进来，他的回忆录等作品也在这一时期进入国内学界的研究视野，在这些新的学术准备基础之上，国内学界也出现了一系列关于拉铁摩尔及其研究的相关论述，内容涉及国际关系、美国研究、汉学研究、边疆研究、地缘政治等多个领域，并在深度和广度上进一步深化与推进。而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拉铁摩尔

本人在 20 世纪上半叶曾经为中国学界所熟知，但 20 世纪 50 年代之后特殊的国内外原因，拉铁摩尔长时间被国内学界所遗忘，数十年来，跟他基本同一时期的另一位中国学泰斗——费正清相比，关于拉铁摩尔的研究成果寥寥，显得十分冷清，个中原因，一方面在于拉铁摩尔没有像费正清那样形成自己的学派，另一方面也在于我们学界有意无意的忽略。随着中国对于周边与外国世界知识视野与需求的扩大，现在到了我们重新“发现”这段历史的时候了。当然，我们的这种重新“发现”，并不是要回到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的那种场景，而是希望能够通过新的学术讨论与思考，更为全面和客观地认识拉铁摩尔及其理论在当代中国研究中的衍生性影响，尤其是关于游牧—农耕结构性关系、内陆亚洲地缘政治以及近期逐渐受到广泛关注的“新清史”等。

袁剑近些年来一直关注拉铁摩尔及其理论梳理问题，曾撰写并发表了一系列研究论文，在这一问题领域积累了相应的学术资源，并经常就相关的学术问题跟我商量讨论。他出生于江南，却没有被传统的农耕视角所限，对边疆研究抱有浓厚兴趣，十余年来孜孜不倦致力于此，翻译并出版了《危险的边疆》等经典作品，并努力深入中亚和中国边疆地区进行田野调查，力图形成一种将中亚研究和中國边疆研究结合起来进行思考的新视野，做出了一些成绩。我十分支持并鼓励他的这种学术热情，而他这部关于拉铁摩尔学术史与人生史的作品也可以看作这种学术努力的一种呈现。这是他的第一部专著，同时也是国内首部关于拉铁摩尔的研究专著，我希望他能够以此为新起点，在学术研究的道路上开启新的征程。

是为序。

成崇德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副主任

目 录

- 001 **导 言：**
 拉铁摩尔
 —— 拓荒者与思想者
- 第 ① 章
- 015 **从出现到重视：**
 20 世纪 30、40 年代拉铁摩尔理论的在华接受史
- 第 ② 章
- 035 **从消失到重新“发现”：**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国内学界对拉铁摩尔及其
 著述的关注与互动
- 第 ③ 章
- 059 **北京、延安与重庆岁月**
- 第 ④ 章
- 093 **田野中的全球史与地方性：**
 拉铁摩尔 1929 ~ 1930 年的中国东北之旅
- 第 ⑤ 章
- 115 **历史与现实的互动：**
 蒙古之旅及其蒙古视野

第 ⑥ 章

- 137 新“棋局”中的穿行：
拉铁摩尔新疆之行

第 ⑦ 章

- 161 拉铁摩尔与施坚雅：
边疆研究内亚范式与西南传统中的歧异与互通

第 ⑧ 章

- 175 边疆与中原：
中国研究中的视角互动

- 189 结 语：
从“西来”的边疆人到中国的边疆人

- 211 附录一
拉铁摩尔著述目录

- 245 附录二
国内拉铁摩尔著述译介目录

- 255 后 记：
重新“发现”拉铁摩尔

导言:

拉铁摩尔——拓荒者与思想者

20 世纪的世界，充满着波折与紧张，如霍布斯鲍姆（Hobsbawm）所言，这个“短促的 20 世纪仿佛一张三联画，或者说，像一个历史的三明治。从 1914 年起，到二次大战结束，是大灾难的时期。紧接着，是一段经济成长异常繁荣，社会进行重大变迁的 25 至 30 年期；这短短数十年光阴对人类社会造成的改变，恐怕远胜任何长度相当的历史时期。如今回溯起来，它确可以视为某种黄金年代；事实上，当这段时期于 70 年代初期结束之后，便立即被人这般看待。而 20 世纪的最后部分，则是一个解体分散、彷徨不定、危机重重的年代——其实对世界的极大部分来说，如非洲、前苏联，以及欧洲前社会主义地区，根本就是又一灾难时期”，而“站在 90 年代的制高点上望去，短促的 20 世纪仿佛是由一个时代前往另一个时代，途中短暂地穿过一段黄金时期，最后进入一个问题重重、不可预知的未来——但是未来不见得就是世界末日”。^①他并进一步富有判断力地指出，20 世纪的世界与之前相比，至少在三个方面存在本质上的不同：其一，这个世界再也不再以欧洲为中心；其二，整个世界正在逐渐一体化，这是前所未有的历史现象；其三，旧有的人际社会关系模式解体，这就意味着一

①〔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极端的年代：1914-1991》，郑明萱译，中信出版社，2014，第 7 页。

代与一代之间的联系也即过去与现在之间的联系正在走向崩解。^①这些都深刻影响了当时和现在的世界社会与组织形态，改变了世界地缘政治结构中的权力分布态势，也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未来世界学术地图上的边缘突破。

20 世纪的中国，同样经历了深刻而复杂的变迁历程。在这段时间里，中国结束了帝制，迈向了共和时代。与此同时，参与两次世界大战造成了一系列后果，一次直接导致了五四运动，并影响了新文化运动的走向，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各派思想观念交流激荡，当时的中国思想界与文化界经历了一个对自身主体性的质疑、反思与重建过程；另一次则使中国摆脱了百年以来屈辱的帝国主义压迫，实现了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而学术研究的中国本土化也在这一时期达到了相当的高度。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极大地改变了世界尤其是亚洲的地缘政治格局，在学术研究方面也形成了新的局面，之前帝国主义侵略所导致的中国边疆问题，从此开始转变为中国国内的内部发展问题。这种转变，深刻地影响了我们对于当代边疆问题的认知。而在这过程中，有一个人的命运跟 20 世纪世界与中国的历史变迁及思想变革深深地联系到了一起，并直接或间接影响了当时和当代的中国边疆研究。

他是一个从小在中国长大的美国孩子，一个曾经铆足了劲想要考牛津大学的懵懂少年，一个在商行工作中发现边疆与内亚魅力的青年人，一个与新婚妻子度过一整个“蜜月年”的丈夫，一个跟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费正清（John K. Fairbank）等建立起终生友谊的学者，一个曾经拜访过延安的美国友人，一个首次将中国内陆边疆地区进行区域性划分的西方研究者，一个对政治不敏感却被委任为蒋介石政治顾问的老实人，

①〔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极端的年代：1914-1991》，第 17-21 页。

一个被麦卡锡主义迫害而不得不远走他国的学问家，一个在耄耋之年应邀访华的老朋友，他是边疆与内亚研究领域的拓荒者，也是国际关系与地缘政治方面的思想者，更是20世纪国际风云变幻的见证者之一，他就是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1900~1989，中文名为赖德懋、兰特模、赖迪谟^①等）。

欧文·拉铁摩尔1900年7月29日出生于美国华盛顿，尚在襁褓之时即随他父亲戴维·拉铁摩尔（David Lattimore）和母亲玛格丽特·拉铁摩尔（Margaret Lattimore）来华，因此，中国成为他年幼时代独特的思想与记忆场所，后来也激发了他认识中国、认识中国边疆地区的兴趣与动力，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他自己对于中国边疆和边疆问题的独特理解，并将边疆地区作为构建自身历史观和地缘政治理念的重要基石。当然，拉铁摩尔的幼年时代平淡无奇，就像很多当时在华的西方小孩一样，拉铁摩尔的生活总是随着父母生活的变动而改变，1901~1905年待在上海，之后迁居保定府，一直生活到1912年。在这段时间里，拉铁摩尔没有经历学校生活，他的教育由父母包办。1912年起，他被送往瑞士洛桑上学，在那里，他的法、德文水平大为提高，“一战”期间又转往英国圣比中学（St. Bee School）上学，修习拉丁、希腊文和英法文学，但因为经济拮据，最终未能进入英国大学就读，不得不于1919年重新回到生活多年的中国。

经历了求学的失败，年轻的拉铁摩尔一时找不到人生的目标。1921年，他先是在一家英国报社——《天津时报》^②干了一年助

① “赖迪谟”是曾任北洋政府国务总理、时任国民政府中央救济准备金保管委员会委员长的许世英（1873~1964）为拉铁摩尔所取的中文名字。

② 也称《京津泰晤士报》（*Peking and Tientsin Times*），由英国建筑师裴令汉（William Bellingham）在天津英租界工部局的支持下创办。发刊于1894年3月，开始时是周报，1902年10月1日开始改为日报。该报在伍德海（G.W. Woodhead）任主编期间（1914~1930）得到了很大的发展。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天津的英国租界被日军占领，该报被迫停刊。

理编辑的活儿，之后又在一家英国商行当了六年雇员，负责商品贸易与推销。也正是在这时候，他的人生开始跟边疆和内亚研究联系起来，他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当一捆捆的羊毛从骆驼背上被卸下装上货车时，骆驼就在那里休息——马可·波罗时代与轮船时代在这里相会了。我决定我必须要到商队出发的地方去，亲自看看那里的情况”。1926年，他收获了自己学术研究之外的另一件相伴终生的礼物——他与埃莉诺（Eleanor Holgate）终生不渝的爱情。新婚的拉铁摩尔辞去了在商行的工作，跟他的妻子一起过了一个实实在在的蜜月年：拉铁摩尔本人从北京出发，经内蒙古抵达新疆乌鲁木齐，他的新婚妻子埃莉诺则途经苏联、中亚地区，两人于1927年2月隆冬时节在新疆塔城会合，之后历经阿克苏、喀什，越过喀喇昆仑山口抵达拉达克、克什米尔以及孟买，最终从孟买乘船，历经艰辛，在当年冬天抵达意大利。

拉铁摩尔随后将这段经历整理成文，在1928年以《通往突厥斯坦的荒漠之路》（*The Desert Road to Turkestan*）为名在伦敦出版。借助这部书的成就，拉铁摩尔经时任美国地理学会主席、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顾问鲍曼（Isaiah Bowman）推荐，在学历等条件不够格的情况下，破例申请到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的一项研究资助。作为前期准备，拉铁摩尔在1928~1929学年以研究生身份在哈佛大学人类学系的人类地理学“预备训练班”进修了八个月，得以了解社会科学研究的相关方法，为他之后的研究奠定了方法论基础。1929年秋至1930年夏，拉铁摩尔和妻子在中国东北进行了为期9个月的考察。他的这次东北考察之旅收获颇丰，不仅访问了奉天（今沈阳）、大连、哈尔滨和吉林等大城市，而且还探访了东北地区山岭之间的小城镇和寺庙，此外，他们还接触了当地的一些重要政治人物，如张学良、时任吉林省长张作相等，并偶遇了当时在东北进行田野研究的中

国民族学家凌纯声。他学术论著的发表和出版在这一时期也进入爆发期，1932年，他出版了《满洲：冲突的摇篮》（*Manchuria, Cradle of Conflict*）一书，同年又发表了《中国东北的偏远之地》（“Byroads and Backwoods of Manchuria”）一文，1933年发表了关于黑龙江赫哲族的作品《赫哲族：松花江下游的“鱼皮达达”》（*The Gold Tribe, Fishskin Tatars of the Lower Sungari*），1934年出版了《满洲的蒙古人》（*The Mongols of Manchuria*）一书。

1930年夏，拉铁摩尔偕妻子从东北来到北京（当时称为北平），在这个城市落下脚来，并于1930~1931年受哈佛燕京学社资助进行相关研究。^①在这段时间里，他还以通信方式编辑《太平洋事务》（*Pacific Affairs*），这能让他保持对时局的敏锐性。1931年，他的儿子戴维（David）在北京出生。1933~1934年冬天，拉铁摩尔夫妇短暂回到纽约的太平洋国际学会美国总部工作，担任《太平洋事务》杂志正式编辑。1934年，拉铁摩尔举家返回北京，直到1937年，继续负责《太平洋事务》杂志的编辑工作。在这期间，1936年春，拉铁摩尔一家乘坐列车从北京横跨西伯利亚抵达莫斯科。在莫斯科，他就中国局势做了一场演讲，反响强烈。之后，他和家人从莫斯科抵达伦敦，在当地做了几场演讲，最后从英国返回美国。1936年末，他又携家眷从美国回到伦敦，进行俄语的强化培训。1937年初，拉铁摩尔全家经海路回到中国。1937年6月，拉铁摩尔与《美亚》（*Amerasia*）杂志的编辑菲利普·贾菲（Philip Jaffe）和毕恩来（Arthur Bisson）等人从北京出发，前往延安，拜访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袖，彼此相谈甚欢。拉铁摩尔从延安回北京不久，卢沟桥事变爆发。1937年夏，鉴于日军占领下的北京已经无法保障《太平洋事务》杂志

① 陈远：《燕京大学1919~1952》，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第96页。

的顺利出版，拉铁摩尔不得不携家离华返美，离开了他生活多年的中国。

1938年，拉铁摩尔受聘担任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佩奇国际关系学院（Walter Hines Pag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院长，并继续担任《太平洋事务》杂志编辑。1940年，拉铁摩尔整理之前十多年的调查研究成果，出版了他最负盛名的作品《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该书首次对中国内陆边疆的四个地区东北、内蒙古、新疆和西藏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分析，从生态环境、民族、生产方式、社会形态、历史演进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考察，揭示了中国内地与上述四个边疆地区所存在的各自不同的互动依存关系，并深入讨论了中国内陆边疆历史所具有的丰富多样性。这本书展现了中国边疆各地区所具有的独特文化与历史价值，指出了中国多民族社会文化的整合性特征。对于这样一部重要作品，中国学界的反应十分迅速。在第二年，该书就以《中国的边疆》为名被译为中文出版发行，中译本译者赵敏求不无敏锐地发现了该书的價值，他写道：“这一本书的写作，酝酿十年之久，把他自一九二六年以来历次在中国边境各地旅行的观察心得，及与其他专家们研究认识的结论，融化会通，写成这一本约二十万言的巨作。他除汉文之外（拉氏的汉文程度在一般外国学者中，并不算太差），兼习俄文和蒙文，再加其原有的德文和法文知识，使他能直接涉猎中英法德俄各国出版的关于中国边疆的书籍，同时又用汉语及蒙语作实地访问，所以材料来源，相当渊博”。赵敏求还认为该书“力求严谨”，“不失为有价值的著作，特别在中国自己现在没有一本有系统而且概论整个边疆的好书时，拉氏此书是值得细读的”。1941年，拉铁摩尔出版了自己在蒙古地区旅行多年的回忆录《蒙古游记》（*Mongol Journeys*），该书被《纽约时报》评论为是一部写得很轻松、很美的书。1944年，他与妻子埃莉诺合作

撰写了《现代中国的形成》（*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a*）一书。

在1934~1941年，拉铁摩尔还一直负责《太平洋事务》杂志的编辑，在这段时间里，他结合当时动荡复杂的亚洲形势和地缘政治环境，逐渐使这一杂志成为当时各种对立意见公开讨论的重要平台。尤其是在1936年之后，这一杂志在风格上发生了重大变化，相继刊发了诸多号召建立和巩固反日联盟的文章，并刊载了一系列关于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报道与相关文章，使国际知识界更多地了解中国抗战中的这一重要力量。1941年春，经美国总统罗斯福推荐，之前从来没有政治身份的拉铁摩尔前往重庆担任蒋介石的政治顾问，并有了“赖迪谟”的中文名字。但他在重庆期间，除了偶尔提一些建议之外，没有能够真正参与政治决策。1942年，拉铁摩尔返回美国，担任美国军事情报部（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亚洲司司长，同年，因其在研究领域所获得的杰出成就，他获得英国皇家地理学会金奖。1944年6月，他受命陪同美国副总统华莱士（Wallace）访问苏联西伯利亚和中亚地区、中国内地以及当时的外蒙古地区。对于拉铁摩尔来说，这不仅是他首次进入外蒙古地区，而且还有绝好的机会从苏联一侧来重新认识中国的边疆地区，这对于他之后将研究的视野进一步拓展到中亚地区并整体性地思考内亚问题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1945年“二战”结束不久，拉铁摩尔受命担任美国处理日本战败赔款委员会委员，赴日本参与战后恢复重建计划制订工作。次年，他作为联合国确认阿富汗发展经济所需技术援助委员会主任委员，出使印度和阿富汗，并负责安排对阿富汗的技术援助事宜。总体来说，从1946年到1950年，尽管拉铁摩尔参与了上述一些外交事务，但这段时间也恰恰是他集中精力进行研究的时期，他在这时主要着力于对中国新疆和蒙古问题的研究和思考，

在佩奇国际关系学院领导实施了庞大的蒙古学教学与科研计划，并出版了一批较有分量的研究成果。1947年，拉铁摩尔夫妇合著出版了《中国简明史》（*China: A Short History*）一书，该书是《现代中国的形成》一书的修订版，作者在序言中写道：“我们之所以写这本书，是因为我们是一生大部分时间在中国度过的美国人。我们力图使这本书写得简单明了，如果你不是简单明了的话，那你就必然会迷失在这个同美国一般大小，但比美国悠久许许多多倍的国家的描述、历史和政治中。我们也竭力试图使这本书不致写得很肤浅。你不能仅仅通过描述的内容来了解一个国家，除非这种描述给你提供了启发思考的材料。我们试图在本书中提供这样一些史实，使读者根据这些史实能自己来进行思考。”^①但当拉铁摩尔准备在此大展宏图的时候，灾难降临了。正是在这一时期，他受到美国参议员麦卡锡（Mc Carthy）指控有反美活动的嫌疑，并被宣布为“俄国头号间谍”。麦卡锡的指控对拉铁摩尔在美国的学术和日常生活造成了极大的影响。1951年3~4月，美国议会外交委员会忠诚检验小组审议了“拉铁摩尔案件”，当年6月至次年6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对该案再次进行了审理。有研究者认为“迫害欧文·拉铁摩尔是中国革命的延伸和后果，在某种意义上，也是美国国内倾轧的焦点”。^②可以说，“直到1950年，五十岁的拉铁摩尔在祖国触犯‘美国国家利益’时，他前后在美国的居住时间加在一起还不足十年。因此，他的思想言论很有可能与其说是站在美国的立场去观察亚洲，毋宁说是站在亚洲的立场去观察美国。然而在五十年代的前期，‘美国国家利益’是决不允许从亚洲立场去分析评论美国这种研

①〔美〕拉铁摩尔夫妇：《中国简明史》，陈芳芝、林幼琪译，罗荣渠校，商务印书馆，1962，第3页。

②〔美〕柯特勒：《美国八大冤假错案》，刘未译，商务印书馆，1997，第238页。